

白话二十四史

明史——大明帝国史话

谢圣明 摇 黄立平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园号院摇光里

際昇苑原愿起園原園远原灵运·缘

白话二十四史

明摇史

大明帝国史话

(六)

谢圣明摇黄立平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顾允成传	员
刘元珍传	猿
魏允贞传	源
王国传	愿
余懋衡传	怨
李三才传	圆
姜应麟传	远
陈登云传	苑
罗大义传	愿
卢洪春传	園
李懋桧传	園
李沂传	園
马经纶传	園
王汝训传	園
邹维琏传	園
李植传	猿
汤兆京传	猿
夏嘉遇传	猿
傅好礼传	源
李成梁传	源
李如松传	缘

麻贵传	缘
张臣传	缘
董一元传	缘
萧如薰传	远
达云传	远
叶向高传	远
刘一燝传	苑
韩爌传	苑
朱国祚传	愿
周嘉谟传	愿
张问达传	愿
陆梦龙传	愿
汪应蛟传	缘
王纪传	苑
孙玮传	愿
钟羽正传	苑
萧近高传	苑
赵南星传	苑
邹元标传	苑
孙慎行传	苑
高攀龙传	苑
冯从吾传	苑
杨涟传	苑
左光斗传	苑
魏大中传	苑
周朝瑞传	苑

王之棠传	员源
周起元传	员熙
周顺昌传	员象
周宗建传	员猿
黄尊素传	员苑
江秉谦传	员员
侯震旸传	员猿
刘继传	员缘
李应祥传	员猿
陈璘传	员愿
邓子龙传	员猿
梅之焕传	员缘
李若星传	员苑
李继贞传	员愿
方震孺传	员园
徐从治传	员园
朱燮元传	员熙
孙承宗传	圆苑
徐光启传	圆圆
杨嗣昌传	圆员
王应熊传	圆猿
张至发传	圆苑
薛国观传	圆熙
刘宗周传	圆猿
黄道周传	圆园
毕自严传	圆熙

张鹤鸣传	園榘
陈新甲传	園榘
汤开远传	園榘
杨镐传	園源
熊廷弼传	園苑
袁崇焕传	園愿

顾允成传

顾允成，字季时，宪成的弟弟。性情耿直，注重名节。参加万历十一年（~~1593~~）会试，十四年才赴殿试。对策中有这样的话：陛下因为郑妃勤于奉侍，册封为皇贵妃，朝廷大臣私下担心不已。请求册立太子，晋封王恭妃，不是得不到皇上答复就是立刻被斥退。不幸郑贵妃擅威弄权，她的亲戚左右大张其势，内廷、外廷之害多得不得了。不久张居正欺上专权，陛下认为他不可信，把朝政托付给二三个小人。恐怕张居正的专权，还与陛下不一致。而这些人专权，只给了陛下一致。不一致则容易抓空隙，予以调整，一致则难于插手挽救。’执掌朝政的大惊而且愤恨，把他排在末名。

正好南畿督学御史德清人房寰，连连上疏诋毁都御史海瑞，顾允成气愤异常。与同年生彭遵古、诸寿贤上疏弹劾他，大意说：房寰嫉妒贤明、丑化正直的人，不知道人间的廉耻。我等自幼读书，就知道仰慕海瑞，认为他是当代伟人。房寰大肆贪污，听说海瑞的风范，应当羞愧而死，反而敢制造谣言诬陷，我等深表痛心。因而弹劾他欺君罔上的七大罪状。’房寰奏疏刚上时，朝野之士恨得咬牙切齿。而政府庇护他，仅仅拟定圣旨责怪了他。等到得到顾允成等的奏疏，说房寰已遭到严厉的责备，不应当出格妄自上奏，夺去三人的官服，回家自省，而且命令九卿约束办事进士，不要擅自议论朝政。南京太仆卿沈思孝上疏说：二三年来，今天以建议防人，明天以越职加人罪，而且告诫诸部门加以约束，进士议论时政的，命令堂官管制。禁止大臣作奸犯法是可以的，反过来却禁止大臣直言劝谏，教他们磨砺德行、树立名节是可以的，想不到反过来教大臣保持沉默以取得宠幸。这个风气一开，弊端的尽头是哪儿呢？御史为避开祸害希望得到宠爱不再说什么，一般官吏又不应

该说：大臣持有俸禄不说，小臣又不许说。万一奸臣擅权，危及宗庙、社稷，陛下怎么能听到呢？我遍考前朝的旧事，练纲、邹智、孙磐、张璁都是以书生向朝廷建议，没有听说有罪，为什么独独禁锢顾允成呢？”奏疏进入内宫，因违背圣旨被责备，三个人遂被除去官籍。房寰又诋毁海瑞和沈思孝，其言狂妄到了极点。从而得罪了清议，贬为江西副使。给事中张鼎思弹劾他的奸诈与贪污，房寰也攻击张鼎思私人请托一事。各位给事中纷纷不平，连上奏章攻击房寰，房寰与张鼎思同时被贬，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很久以后，南京御史陈邦科请求录用顾允成等，皇上不答应。巡按御史又说到此事，皇上下诏许他作为教授使用。顾允成在南康、保定任教授。后为国子监博士，升为礼部主事。三位皇子一同封王的命令下达，顾允成与同官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合作上疏劝谏说：“册立大典，近年来没有再敢褻渎的，因为已奉有二十一年颁行的明令诏书。今天已到期，群臣没有不殷切盼望的。而首席辅臣王锡爵星夜赶到朝廷，见到礼部尚书罗万化、仪制郎于孔兼，就告诫他们不要说，慷慨独自担当。我等实在感到欣慰。不想陛下拿出禁中密札，竟然给了王锡爵私人，三王同时分封的朝议于是达成。即使次辅臣赵志皋、张位也没有预先听说，天下的事并不是一家的私事，长子封为王，祖宗以来没有这样的规矩，王锡爵怎么能独自专断，陛下怎能开创这一先例呢？”当时，光禄丞朱维京、给事中王如坚的奏疏先呈上，皇上震怒，让他们到边境去戍守。朱维京的同官涂杰、王学会接着上疏，被斥退为百姓。到这时，劝谏者更加多，皇上知道不可以全部斥退，只是回答“按照圣旨行事”。不久竟然停止。

没有多久，吏部尚书孙钫等因为过失被责怪。顾允成认为张位实主使其事，上疏极力攻击张位，牵涉到王锡爵。纳陛也上疏极力辩论，并涉及到执掌朝政的人。皇上发了脾气，将顾允成贬为光州判官，纳陛贬为邓州判官。他们俩都乞求告假回乡，不再出来做

官。

刘元珍传

刘元珍，字伯先，江苏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景泰~~进士。起初授职南京礼部主事，进为郎中，父母年岁大了，刘元珍回家赡养他们。后又起用为南京职方郎中，淘汰军营中老弱的士兵，每岁节省银两二万多。

万历三十三年（~~1605~~）~~景泰~~京官考察，吏部侍郎杨时乔、都御史温纯，将宰相府的钱梦皋等全部贬退。大学士沈一贯秘密为之斡旋，皇上下诏给事中、御史被贬退的都留下，而且没发下考察的奏疏。刘元珍正当服丧期满等待依次补缺，上书直言：“沈一贯自从执掌朝政以来，亲近小人，窝藏奸险的人，凭借权势谋取私利，窃取朝廷的恩惠以获取好的名声，欺君罔上的不忠，没有比这更大了！从古至今，小人没有比这更大！最近看到钱梦皋有奏疏，每每用朋党之名强加于人。从古至今，小人没有不用朋党之说先控告好人的。这关系到治乱安危的大事，不是小事情。”疏奏上，被留在禁中，沈一贯赶紧为自己辩护，乞请明示独断之意，好让众人放心。钱梦皋也诋毁刘元珍是温纯的鹰犬。奏疏皇上都没有批示。没有多久，晓谕朝廷大臣以留用言官的缘故，将刘元珍降一级，调到边境。沈一贯假装申救，给事中、御史侯庆远、叶永盛等也替他争辩，皇上皆不听从。当时员外郎贺灿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继讨论京察。主事庞时雍则直接攻击沈一贯欺君罔上罪行十条、误国之罪十件，并且说：“沈一贯财富日日增加，陛下的社稷天天变坏。不久前南郊发生雷震，正当沈一贯上奏请求颁行敕谕之时。这不就是说老天讨厌他的奸诈，用以提醒陛下，让您早日除掉这邪恶的小人吗？”皇上看到奏疏大发脾气，命令一并降刘元珍、贺灿然职三级，调任最

边远的地方。不久,庆远及御史李柟等上疏救援。皇帝更加不高兴,停发他们的俸禄,将刘元珍等贬到最边远的地方任杂职。不久,御史周家栋指陈时政,言语过激。皇上迁怒于刘元珍等人,将他们皆从官籍中除掉。然而考察的奏疏也颁布下来,各被留用的人都自动免职离去了。

光宗即位,起用刘元珍为光禄少卿。当时辽、沈已经陷落,所以赞画主事刘国缙进入南四卫,以招抚军民为名,投递文书给督饷侍郎,命令发舟南渡。言官想推举他为东路巡抚,刘元珍上奏道:“刘国缙是李成梁的义子,李成梁放弃封疆,刘国缙在军营得以幸免,于是留下祸患。杨镐、李如柏丧师,刘国缙一为赞画,立即上奏担保二人,想以违反节制治杜松之罪。建议用辽人冒领官币二十万两招募士兵三万,结果没有一人能用。被弹劾解去官职,忽然拥兵数万,想从小道进入登、莱,逃窜于内地。万一敌人的间谍混入其中,拿什么防备呢?”奏疏下放到兵部巡抚议论,于是停止。

没有多久,刘元珍死于任上。当初,刘元珍被罢免官职回到家乡后,以讲学为业,旌表节义,抚恤鳏寡,名声、义气重于一时。

魏允贞传

魏允贞,字懋忠,南乐人。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授职荆州推官。大学士张居正回家安葬,群吏争先恐后赶去,魏允贞一个人没有去,而且还鞭打他的仆人。

评定政绩时他列为最佳一等,升为御史。吏部尚书梁梦龙被罢官。魏允贞说:“吏部官职重要,过去都在会同推荐选任之前,有关官吏都受到当政之人和司礼中官的影响,所以任用了一些不恰当的人。”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特地任用严清,中外感到信服。不久,他弹劾兵部尚书吴兑,吴兑引咎辞职。

过了不久，他上疏陈明有关时弊的四事，说：“自从张居正窃取权柄，吏、兵二部升迁、授职须先报告他，所以任用的都是与他有私交的人。陛下应当与辅臣好好考察两部的负责人，让他们有自己管辖的事宜。使辅臣不要侵犯部臣的权力而谋取私利，部臣也不能乘辅臣的空隙自行其私，则官风自会整肃。自从张居正的三个儿子连连进入制科，遗留的祸患到现在还未停止。请从今天开始辅臣子弟中了进士，等到离职后才允许参加廷试，或许可以使宠幸之门稍有杜绝。自从张居正讨厌听到正直的言论，每遇到科道员有空缺，都选择才性便于利用、善于谄媚、迎合的人授给，致使正当的言论听不到了，小人得志。从现在开始考察、选任官吏时，陛下应该严厉告诫有关部门，不要重蹈故辙。自从与俺答互市以后，边备松弛。三军的月饷，克扣一半以充市场赏赐，又克扣另一半给达官要人，士兵没有隔夜的粮，怎么能抵御边寇呢？来自辽东的战功，尤其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军队的声誉日益振奋，而人口天天比过去有所减少。奏报失实，升迁出格，赏罚无章，何以能卫国？”奏疏上传后，皇上把它下到都察院。

先前，张居正对其子有私心，其他辅臣吕调阳儿子兴周，张四维儿子泰征、甲征，申行时儿子用懋，都相继举进士。甲征、用懋即将廷试，魏允贞的上疏刚好送上。张四维大怒，说：“臣在政府做事，没有什么不应当听说的。因为前人行私，就不让臣过问吏、兵二部事，这不是制度。”因而为他儿子辩诬，而且乞求告老回乡。申时行也上疏争辩，皇上一同安慰挽留，责备魏允贞言词过当。户部员外郎李三才上奏认为魏允贞是对的，他俩一同被贬官调出京城。魏允贞得到许州判官。给事中、御史周邦杰、赵卿等上疏申说救助，皇上一概不予接纳。魏允贞虽然被贬，但从此辅臣当权时，其子没有再登进士的。过了很久，逐级升到右通政使。

万历二十一年（~~1593~~）魏允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魏允贞平素刚正、果断、清廉、脱俗。因为山西地瘠民贫，力主裁减幕府的每岁上

供和州县的冗费,用这样节约的万余银钱修治亭障,修建烽火台,购置器具、马匹以换取粮食。又上奏请求免除平阳站每岁的定额银八万,用山西省邮传节余的费用来补充。雁门、平定军因为逃避屯田粮税而逃跑,魏允贞上奏免除两军的地租,下令恢复开垦。岢岚互市,省抚赏给银钱六万。汾州有两个郡王,管理人员与军民杂处,知州职位太低不能制服,魏允贞奏请改为府。自从互市后,边政废弛,魏允贞看到了要害,修筑边墙万余丈。声名大振,皇上数次嘉奖他的才能。恰好下诏让宦官张忠在山西采矿,魏允贞上疏极力主张不可,皇上没有答复他。不久,西河王知燧请求开凿解州、安邑、绛县的矿产,以仪宾督促有关事宜。指挥王守信请求开凿平定、稷山各矿山。皇帝都批复同意。魏允贞恐怕老百姓受到更多的干扰,请求命令让张忠一个人管理,皇上也不同意。

三殿受灾,皇上下诏恳求大臣讲实话。魏允贞认为过错在于辅臣,历数赵志皋、张位的罪行。并且说:“这二个人在二月加了恩宠,过了一个月两宫发生灾乱。今年又加恩,三殿又受灾,天意啊!”张位极力为自己辩解,请求罢官。皇上安慰,予以挽留,责备魏允贞是边臣不当议论朝政,因为屡被推举不被任用,遂放肆乱言,被停发俸禄五个月。不久,魏允贞上疏推举被人忽视的贤明人士,请召回王家屏、陈有年、沈鲤、李世达、王汝训和小官吏孟麟、张栋、万国钦、马经纶、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上疏被留在禁中。过了很久,他才按程序提拔为右副都御史。

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天,上疏陈明时政的过失,说:“从地方考察选取的各位臣僚,几经论辩、推荐,皇上还是没有轻意地授予一官。那个鲁坤、马堂、高淮、孙朝之辈,做了什么事,推举了什么,皇上让他们拥有权力横行朝中,生杀予夺,全由他们一句话。朝廷大臣所陈明的都是国家大计,一切搁置阁中,不予实行,更有甚者被严加责备。那些监税之徒,都是无赖小人,为老百姓所不齿,却早晨上奏,晚上得到批复,如声音与回音一样相随。我百思

不得其解。小官吏下乡，民间仍被干扰，更何况官役四出，如虎若狼，老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如吴宝秀、华钰等人，就惨到极点，可陛下没有一点念及到他们。钱粮的出入，上下拖延，还有很多弊病。这些人大权在握，动辄数万。有关官吏不敢过问，抚按也不敢上报。难道没有吸民脂民膏而自己发财的吗？可陛下也没有一点察觉。黄金取于云南，不满足不停止索取。珍珠取自大海，不弄完不停止。锦缎取于苏杭，不到极端奇巧不停止。元老听任他们闲置，而正直的大臣几乎全被永远禁止参予朝政，陛下爱贤明的人士，还不如爱珠玉锦缎。”上疏奏上，皇上也不理会。

起先，张忠因开矿到山西，后来孙朝也来收税，责备、哀求的呼声来自四方，魏允贞每次予以裁定、抑制。恰好张忠打死太平典史武三杰，孙朝的使者逼死建雄县丞李逢春，魏允贞上疏揭露他们的罪行。孙朝发怒，弹劾魏允贞违抗命令、肆意阻挠。皇上将魏允贞的奏疏留下，而把孙朝的奏疏下到部院。吏部尚书李戴、都御史温纯等极力称赞魏允贞的贤明，请求将魏允贞的奏疏下到部院进行评议。皇上把他们的意见都留下了。山西军民数千人怕魏允贞离去，相继到京城喊冤，两京的御史也连连上奏救援。皇上于是将两个人都不问罪。第二年，张忠因为夏县知县袁应春对他不礼貌，弹劾，并要求贬他的官。魏允贞请求留任袁应春，皇上不答应。

魏允贞的父亲年已九十多，魏允贞年年乞求侍养，奏章上了二十回。朝廷大臣认为皇上特使为害百姓，不是魏允贞不能制服，所以留任了他。这一年五月魏允贞的要求更坚决，才让他回家乡。官吏、百姓为他立祠。不久，朝廷的视察人员上奏魏允贞守边疆的功劳，在家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很快他就去世了。天启初年，追封谥号为介肃。

王国传

王国，字之桢，耀州人。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授职庶吉士，改任御史。

王国出去巡视京畿一带的屯田，清理成国公朱允祜等所侵占的田地九千六百余顷。张居正病重后，他上疏推荐他的座师潘晟进入内阁，皇上采纳了。王国与同官魏允贞、雷士禎和给事中王继光、孙炜、朱惟炳、张鼎思以为不可，皇上停止了任命。不久，极力弹劾宦官冯保的罪行。并且说：“张居正死后，冯保令徐爵索取他家的七张名琴、九个夜光珠、五个珠帘、三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张居正的儿子恭恭敬敬送到冯保的屋里，而冯保扬言是陛下要的，玷污了皇上的名声。”因而揭发曾省吾、王篆内外勾结的情况。王国的奏疏从外地到，与李植的奏疏先后呈上。皇上已采纳李植说冯保有罪的意见，李植遂为人所知，而王国的名声也由此显赫。回到朝廷，推荐王锡爵、陆树声、胡执礼、耿定向、海瑞、胡直、颜琼、魏允贞。不久之后，他又出督南畿学政，因病回乡。

王国起用掌管河南道。首辅申时行想把他不喜欢的十九个人置于考察的名册上，吏部尚书杨巍也在其中，王国极力坚持不能这样做。申时行以御史马允登资历较王国老，起用马允登掌考察事宜，让王国辅佐他。各位御史都集中了，马允登写下十九个人的姓名，说：“这些人都是为众人所不能容忍的人。”王国仔细看后，喝叱道：“这些人唯独与执政相抵触。皇天在上，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马允登不收回意见，王国很气愤，奋力上前想揍他。马允登赶紧逃跑，王国围着柱子追他，其他人上来劝解。皇上听到了此事，把两个人都调出京城，王国任四川副使，后因疾归家。那十九个人靠王国幸免于难。

很久以后,王国起用为原官职,到山西任职。后改任河南督学,升为山东参政。在他任职的地方,他以公正、廉洁而著称。征召为太仆少卿。又外出任山西副使,做南京通政使。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保定。年内发生灾害,王国屡屡上书皇上请求放宽赈恤事宜。大盗刘应弟、董世耀聚众称王,远近劫掠,王国率兵剿灭了他们。升为右都御史,巡抚身份依旧。

王国刚正耿直,与弟弟吏部侍郎王图为当时人所仰慕,遭朋党忌恨。他请求归家,死于家乡。

余懋衡传

余懋衡,字持国,江西婺源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授职永新知县。升为御史,当时因为修建大殿,矿税使被派往各地,骄横异常。余懋衡上奏说:‘与其骚扰平民,榷税至于鸡猪,还不如明明白白告诉天下人,稍为增加田赋,共同赞助大殿工程。现在避开增加赋税的名声,实际上是竭泽而渔的办法,这样的害处比增加赋税要大十倍。’违背圣旨,余懋衡被停发俸禄一年。

巡按陕西,税监梁永将私人财产运到畿辅,役使人马甚众。余懋衡上奏弹劾他,梁永恨得要命,唆使其帮凶乐纲贿赂厨师想毒死余懋衡。两次中毒,余懋衡都没死,拷问厨师,获取乐纲给予的贿赂和剩下的毒药,于是,上疏极力弹劾梁永,御史官也争相弹劾梁永,皇上都不讯问。梁永害怕军民为难他,召进一些亡命之徒自卫。御史王基洪声言梁永一定会造反,将梁永杀掠官吏、百姓的事一一陈上。巡抚顾其志为梁永隐讳,梁永于是为自己辩护。皇帝怀疑御史说的不是实话。可咸宁、长安二个知县与梁永的对立更加厉害。梁永党徒王九功等多私人武装,怕被有关官吏察觉,托词

说是梁永调遣，拉帮结伙乘马驰走。县吏在华阴追上他们，相互之间发生战斗，不久都被抓住，余懋衡于是以谋反之罪控告梁永。梁永很害怕，他的爪牙也逃散了，只有乐纲还在，他教梁永诬告咸宁知县朝荐，朝荐被逮捕。梁永不久也被撤回京城，关中才安宁下来。余懋衡不久后因家人去世回到家乡。后被起用掌管河南道。升为大理右寺丞，声称有病归家。

天启元年（1621）他又被起用为大理左少卿，官至右金都御史，与尚书张世经共同管理京城军队政事。又任右副都御史，改做兵部右侍郎，都是管理军队。三年八月朝官推举南京吏部尚书，李三才为第一人选，余懋衡为第二人选。推举吏部左侍郎，以冯从吾为第一人选，以曹于汴为第二人选。皇上都用第二人选。大学士叶向高等极力认为不行，皇上不听。余懋衡、曹于汴也认为自己资历不及李三才等，极力推辞新的任命，声称有病回到家乡。

第二年十月，余懋衡又被授予前职。他看到宦官势力正大，坚决不肯就任。不久奸臣张纳肆意诋毁讲学各位大臣，其中以余懋衡、冯从吾和孙慎行为首，于是，余懋衡等被削职。崇祯初年，方又官复原职。

李三才传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授职户部主事，任郎中。与南乐的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经世致用相互勉励。等到魏允贞因为议论朝廷违背辅臣意思，李三才抗旨为他申辩，被贬为东昌推官。再改任南京礼部郎中。恰好魏允贞、李化龙与邹元标等在南曹做官，愈加来往密切，讲求经世致用，名声更为著名。调任山东佥事。山东多狡猾的大盗，李三才多方设计圈套，将他们一一剿灭逮捕。升河南参议，又升副使。督山东、山西

两省学政，提拔为南京通政参议，征召为大理少卿。

万历二十七年（~~1597~~）以右佥都御史总管漕运，巡抚凤阳各府。当时矿税使横行各地。李三才所辖范围，由徐州陈增、仪真暨禄收商税，扬州鲁保征收盐课，沿江邢隆征收芦课税，蔓延千里。矿税使任用奸徒，伪造印章，所到之处如追捕叛乱和逃亡者一样，公然抢夺。而陈增尤其过分，公然数次凌辱官吏。唯有李三才正气凛然，压制其肆意行凶的爪牙，而且密令犯死罪的囚犯将他们指为同党，从而将他们捕杀，陈增的气焰才被压下。

而那些不安分的人因为矿税使的缘故，多起来做了强盗。浙江人赵一平用妖术倡议叛乱。事情被发觉，他逃往徐州，改名古元，胡说自己是宋皇室的后代。与其同伙孟化鲸、马登儒聚集亡命之徒，自署官职，预定第二年二月各方起事。计谋被泄露，他们都被逮捕。赵一平逃到宝坻，被抓获。

李三才再次上疏陈明矿税使的害处，说：“陛下喜爱珠玉，老百姓也羡慕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也恋妻女。为什么陛下要聚集财宝，而不让小民老百姓有一升一斗的需要，想绵延万年，而不让百姓有一天的欢乐呢？自古未有朝廷的政令，天下的情形就到了这种地步，而能幸免没有叛乱的。朝政鄙陋的多，而陛下的病根就在于沉溺于钱财之中。臣请求陛下发善心，罢除天下的矿税。贪欲之心既然丢掉，则朝政可以治理好。”过了一月，皇上没有回答。李三才又上疏，说：“臣为百姓请命，一个多月没有得到回答。听说近日的奏章，凡涉及到矿税，都置之不理，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一旦众叛亲离，老百姓都成为敌人，风驰尘扬，叛乱的人群四起，陛下安然独处，即使黄金满箱，明珠填屋，谁替你守护呢？”皇上也不答复。万历三十年（~~1602~~），皇上生病，下诏罢矿税，转眼之间又下诏停止罢免矿税。李三才极力陈明国家形势危急，请立刻颁下前面停矿税的诏书，皇上不听。

清口水干涸阻碍了漕运。李三才建议开渠建闸，花费二十万，